科學家揭露美國原子匪幫的真象

魯賓斯坦著 顧同高節譯

杜魯門的下令進行製造氫‘超級炸彈’表示美國又要爆發一次新的原子歇斯底里了。無可隱藏的，這是一樁恫嚇的舉動，而一方面也是爲了想補救美國原子外交的失敗。所謂‘超級炸彈’云云，無非刺激和恫嚇的作用，這一看它所起的影響就可以明白的。這些影響就是：

第一，它給軍備擴張打的一針新的嗎啡針，因而給壟斷托辣斯們帶來巨大的利潤。據‘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告’週刊說，氫彈製造將使‘原子工業’成爲‘美國最大的新興工業’——一項真正的‘大生意’。投資在原子武器工業上的美元，本來已經達到了四十五億，而氫彈製造工作將使費用更加超出‘每年十億的水平’。這樣，不但原子托辣斯們自身從中積累利潤，就是供應他們器材的那些企業，也靠了特別的高價而發財了。這班壟斷者對原子工業的擴展當然極感興趣。也正就是他們才在那裏煽動這個運動。據‘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告’週刊說，除了美國政府的億萬元撥款以外，還有好幾十個美國大獨佔企業，像西屋電氣公司和鉅金屬公司等，也將在一九五〇年內對原子工業投下很大的資本。

美國壟斷者雖然靠了製造集體屠殺人類的武器而已經長得肥肥的了，可是還貪婪無度，還想更增加他們的利潤，不但催促着幾十億幾十億的撥款而是要幾百億幾百億的數目。因此，一般獨佔報紙忙着傳播陰險的謠言，想灌輸那種觀念，說美國必須採取緊急措施以資‘自衛’。例如，它努力形容：如果一顆原子‘超級炸彈’在紐約或華盛頓上空爆炸的話，結果將怎樣怎樣的可怕等等，以此來恫嚇‘大眾’。軍國主義者更用一套想入非非的計劃——

疏散‘城市’，遷移工廠和辦公處到地下的房屋、窟洞之類去——來恫嚇一班平常的人。

可是，所謂‘超級炸彈’現在已經有了沒有呢？還沒有。而什麼時候才會有呢？沒有人知道。我們且聽聽科學家們的見解吧。今年二月底芝加哥大學曾舉行了一次關於氫彈的圓桌會議。在會議上發言的許多原子科學家們，對於這炸彈的製造是否可行表示了懷疑。前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院長，諾貝爾獎金的得獎者密里根(Robert Milikan)說，雖然談了這許多，他還是一些也不能確定氫彈能不能製造出來。

幾位哈佛大學的教授也發表他們的見解，說氫彈到目前爲止還不過是一種理論上的可能，至於什麼時候能造成，連一個人約的時間都無法預測。原子物理學家皮特教授(Professor Bethe)在芝加哥會議上說：‘我們無法預料這炸彈能不能製造。’

關於氫彈在軍事上的重要性，專家們明明白白宣稱，在基本上它的作用和鎢彈（現有的原子彈）並沒有分別，而即使它所假定的破壞力比較大，也不能成爲決定戰爭勝負的‘絕對武器’。

同時，也沒有一個美國原子科學家否認美國壟斷氫彈是辦不到的。皮特教授在‘原子科學家公報’上說，蘇聯如果要在氫彈製造方面追上美國，所需要的時間比原子彈的情形還要來得短。

美國政府決定製造原子‘超級炸彈’的第二個直接結果，是本來已經小得可憐的原子能和平用途計劃，現在索性完全拋棄了。這計劃原是帝國主義者爲安慰大眾輿論而騙騙老百姓的。

‘新時代’週刊(1946年19期,1948年35期)已經一再指出,美國獨佔者和遵從他們命令的政府,一年又一年地延宕着建立一個實驗工廠來研究原子能的工業用途。美國政府雖然會指定了二千五百萬元美金作為這個實驗工廠之用,可是這數目只等於它每年化費在軍用原子能上的百分之三。今年初美國報紙宣佈奇異電氣公司要開始在紐約州希納克德迪(Schenectady)附近建築這個工廠了。

可是說了這句話以後還不到三個月,在三月二十九日,美國原子能委員會就宣稱,奇異公司的建築希納克德迪工廠將無限期的延期下去,以便更加能集中氫彈的製造。理由是移交給奇異公司的諾爾斯(Knolls)實驗所,在氫彈工作上的負擔已經太重了。

現在,這個小而又小的和平用途計劃既然已經壽終正寢,原子托辣斯們——他們的代表統治着美國原子能委員會,相信他們可以安安靜靜地從製造原子武器中着手累積起利潤來了。

製造‘超級炸彈’運動的第三個結果,是美國科學的更進一步軍事化。

上面所說奇異實驗工廠的例子指出,原子能和平用途的所有各種計劃,即使是虛構的,也已經統統被拋棄掉了。美國軍閥已經達到了他們的希望,使研究工作和實驗工作完全集中在準備戰爭和製造集體毀滅和破壞的方法上面。

那末美國的科學家們,願意地或不願地變成了瘋狂軍閥的工具了,他們對這些情形的態度怎樣呢?

說來很可恥的,有些在軍事研究機關為壟斷者工作的物理學家,居然也附和了原子戰販的瘋狂行動。例如,在美國海軍部研究處工作的拉普博士(Dr. R. E. Lapp),最近主張用(還不存在的)氫彈來對付蘇聯。他宣稱一次氫彈閃電戰可以在一天功夫毀滅所有美國的主要城市,他說這炸彈對美國是一個嚴重的威脅,由於美國人口的密度,而且又集中在大城市裏面。拉普博士想用這些話來恐嚇美國人。物理學家拿了壟斷者和軍閥的錢,幫他們散佈戰爭狂以獲取更多的軍事撥款,這不過是其中之一而已。還有一個就是物理學家尤萊(Urey),他的好戰言論是早已臭名昭著的了。

但是這些瘋狂的咆哮引起了真正美國科學家們的反對。[‘星期日指針’週刊最近載了著名科學家鮑霖(Linus C. Pauling)的訪問記,他是加里福尼亞理工學院化學系主任,他嚴厲批評了尤萊擁護美國的反蘇原子政策。鮑霖宣稱,在美國科學家中只有尤萊一個人是贊成用武力來解決目前世界問題的。他又說,凡是不認為戰爭必不可免的人都應該挺身來保衛和平,對於科學家也是這樣,而科學家尤其有特別的責任。

有些美國科學家雖然處在恐怖和威嚇的氣氛中,覺得僅僅在會議上或報紙上發表意見還不够,他們開始採取更積極的行動來反對原子戰販。例如,在敘拉古斯大學(University of Syracuse)研究院進行‘熱原子核反應’(氫彈工作的基礎)研究的科學家們,明確宣佈他們拒絕接受美國原子能委員會的任何秘密計劃,並且聲明他們決不參加軍事用途的工作。

譴責原子帝國主義者最近的行動,在英國科學家之間更其來得顯明。這是很自然的,因為按照美帝的計劃,英國在原子戰爭中須担当試驗基地的角色。他們要使英倫三島變為美國原子彈的一個倉庫。這引起了即使政見極分歧的英國科學家們的憤怒。劍橋大學的研究工作者和科學教師會上書給首相,請求英國政府聲明譴責氫彈的製造。由一百位研究工作者和科學教師簽名。這封請願書說:

“我們認為英國在國際關係上,現在面臨着的最重要問題,是由於美國決定製造氫彈而引起的……這些炸彈的存在對於全世界億萬人民的生命財產將造成嚴重的威脅。英國由於它的大小、地位、和人口密度,將在第三次世界大戰中比任何國家都受到更大的損害……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劍橋大學的研究工作者和理學院教員們願意表示我們對最近發展的深切關懷。我們認為我們的政府應該發表一次聲明,譴責氫彈的製造。我們請求您發動新的努力,在原子能國際管制和禁用原子彈方面達成協議。我們深信如果不能達成這樣的協議,就可能對英國人民造成不可挽救的災禍。”

曼徹斯特大學物理系的教員和研究生對於杜魯門的命令發出了更強烈的抗議。他們說:

“我們科學家抗議科學的愈來愈被誤用在製造

集體破壞的武器上。”

在‘原子科學家新聞’的一期專號上，倫敦大學郎斯德爾教授(Professor Kathleen Lonsdale)寫道，製造氫彈的建議激動了那些以前不強烈抗議使用和貯藏原子彈的科學家們。倫敦大學的布爾霍浦博士(Dr. Burhop)寫道，一方面和美國與另一方面和蘇聯建立友好關係，是現時代的中心問題，而原子能管制的問題是跟它分不開的。他承認英美對原子能管制的意見犯了嚴重的錯誤，而如果當時蘇聯的建議被接受的話，今天的世界將要安全得多。

牛津大學的瓊斯博士(Dr. Jones)宣稱氫彈的工作已經把英國捲進了巨大的軍備競爭，他大聲疾呼道：

“我們在這國家裏面能不能做一些比較有思想的，比較不卑劣的事情，而不要老是去拖在競爭者的尾巴後面呢？”——

所謂競爭者，就是指的美國原子帝國主義者。瓊斯的結語說：

“如果我個人被邀請參加超級炸彈的發展，我將說：‘不，對不起，那太可惡了！’”

英國原子科學家協會榮譽總書記強賓博士(Dr. Champion)提到進行製造氫彈的決定時稱它為：‘科學研究失身給軍事目標和強權政治的唯一例子。’

英國原子物理學家奧里芬教授(Professor Oliphant)譴責美國和英國把原子能應用在軍事方面而不發展它的和平用途。他說：

“這是整個人類的問題，不僅是科學家的問題。科學知識能够造出大炮也能够造出牛油。科學家大大遺憾的，是他們的工作變成了不分皂白地毀滅人類和其文化的基礎，卻不去貢獻於全人類的福利。”

法國、英國和其他西歐國家的進步科學家們，對這種情形都能够得出正確的結論，因此都站在積極的和平戰士這一邊。在世界擁護和平大會常設委員會的呼籲書後面簽名的，不但有蘇聯的、中國的、中歐東南歐國家的科學家們，同時也有卓越的西歐和英美科學家們。

“我們要求無條件地禁止把原子武器作為侵略和大規模毀滅人民的武器。我們要求建立嚴格的國際管制，來保證這個決議的執行。我們認為，那一國

政府首先使用原子武器去對付任何國家的，就是犯了反對人類的罪過，就應該當作戰犯看待。我們號召全世界一切善良的人們在這個宣言上簽名。”

常設委員會呼籲書中這些字句是法國科學家約里奧居里在斯德哥爾摩會議上第一個說出來的。這位傑出的原子物理學家正進行着勇敢的和平鬥爭。他在法國共產黨第十二屆大會上說：

“我們一定要告訴大家，現代戰爭帶着它那種可怕的破壞手段，將意味着什麼。危險是大的，我們應該立刻聯合起來把它除掉。這樣的戰爭一定會殺害千百萬的生命而造成巨大的物質破壞。”

約里奧居里以深深的同情心提到蘇聯，因為在那個國家裏面科學為和平而服務着。在那裏科學家工作的成就改良着人民的生活和保護他們的自由。

“在反對準備中的侵略戰爭的鬥爭中，我想到這些學者們，他們的科學為人民而服務，他們給我們立了一個偉大的榜樣。我想到所有這些新的人民，他們曾經拯救了人類，現在仍是全世界的希望。那就是為什麼進步的科學家，共產黨的科學家決不貢獻他們一絲一毫的知識給準備對蘇聯的戰爭。我們將站定腳跟，我們深信這樣做就是為法國和為全人類而服務。”

人民民主國家的科學家們勇猛一致地站起來保衛和平了。中國的科學家們宣稱，‘認為第一個使用原子武器來對付任何國家的政府是戰爭罪犯’的呼籲完全符合全世界愛好和平者的願望，而這對於鼓吹原子戰爭的戰販將是一個嚴重的打擊。中國科學家們發表的一個通告說：

“有良心的科學工作者決不容許科學研究的成績被用作消滅人民的武器，更決不容許戰爭販子的血手來沾污科學的神聖。”

這是純正科學，創造科學的呼聲，它已經準備着對氫原子匪徒作鬥爭了！

(原文載新時代一九五〇年第十六期)

來函更正

查貴院第四期科學通報登載本所半年來工作概況，關於化驗分析部門‘1. 鈦鈦鐵礦之研究’一項，內容‘三氧化二鈦’原稿打錯，請更正為‘五氧化二鈦’為荷 此致
中國科學院

重工業部礦冶研究所啓 1950年8月31日